

文韵周刊 / 钱塘江

名家

阳光两则

■ 凸凹

夕阳

平原的夕阳归得迟，西天的橘色便涸得久。于是，便有一丝诱惑，穿上那双网购的老布鞋，一边体会舒适，一边朝着那夕阳踱。

可心的是，我住的是翻盖而成的平房，房西便理所当然地波动着遍地的细草；那草色半明半暗，烁烁闪闪地，兀自泛溢着神秘。脚踏上去，窸窣窣窣地唱着，唱不完那一声声轻轻的叹息。

我努力感应着，却谛听不到夕阳的声音。而邻居女子的夕阳总是有声声的响脆，因为她的两颊总有两丹紫微、嘴里也总是吟唱着时尚的调子。

她可真快活啊，而她为什么会这样快活？

夕阳下的树梢竟是透明的，轻轻地弹着那细而真的廓线，妙极！此时绝不希望一只活泼的小鸟登上那树梢，单听到远远的晚雀儿叫，便已将心惶惶怯怯地敛了。鸟们应知趣地远去。

当然，蟋蟀们则仍于草间蹦跳着，那如鞭的触须，长长地伸展着、悸动着，若受惊的心。它是草们的神经，邻居女子的蟋蟀，是从一个有一张千皱面皮的老人手里得的。那天，那老人挑着两大串交叠串起的小小篾笼，正沿街叫卖；邻居

钩沉

■ 陈侃章

　　苕萝山，山头不高，但尺幅千里；体量不大，但底蕴深厚；广在何处？深在哪里？且掀开历史作一探寻。

西施郑旦出于此

自汉代至明清，记载西施故里苕萝山的文献资料数不胜数，即或迄至南宋，图文也有数十条之多，在此选录几条。先看文字记载：

东汉会稽郡志书载，从诸暨苕萝山找到西施、郑旦。《越绝书》卷八：“土城，句践所习教美女西施、郑旦宫台也。女出于（诸暨）苕萝山，欲献于吴。”《吴越春秋》卷五：“乃使相者国中，得苕萝山鬻薪之女，曰西施、郑旦。《会稽志》：‘苕萝山在诸暨县南五里。’《舆地志》：‘诸暨县苕萝山西施、郑旦所居。’《十道志》：‘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，得之诸暨苕萝山卖薪女西施也。山下有浣纱石。’

南朝孔灵符《会稽记》、顾野王《舆地志》均载，从诸暨苕萝山（罗山）觅得西施、郑旦及有浣纱石等。

唐朝《艺文类聚》《十道志》等均载，从诸暨苕萝山得西施、郑旦及山下有浣纱石等。

北宋《太平寰宇记》《太平御览》《越州图经》等均载，从诸暨苕萝山得西施、郑旦及有浣纱石。巫里，勾践得西施之所。

南宋《方輿胜览》《舆地纪胜》《嘉泰会稽志》等均载，从诸暨苕萝山得西施、郑旦，浣纱石犹在。

元明清国家级志书、类书记到诸暨苕萝山得西施、郑旦也很多，如《大明一统志》《大清一统志》《佩文韵府》《读史方輿记要》等，而明崇祯年间诸暨有两本官修苕萝山志书先后刊行，即《苕萝志》和《苕萝西子志》。

再看历史地图，诸暨苕萝山在国家级、省级、部级、县级的地图中均作重点标注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。

谭其骧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两浙路江南东路地图，显示北宋政和元年（1111）越州山水，只收录两座山，一是南北纵向上百公里会稽山；一是高不足百米的诸暨苕萝山。这“小小苕萝山”被收录的主因是西施、郑旦在此出生。

南宋绍兴府官员王十朋《会稽三赋》，卷首实绘绍兴府八县（会稽、山阴、诸暨、嵊县、萧山、余姚、新昌、上虞）现状，诸暨苕萝山处显要位置，以地图语言呈现西施故里的重要性。

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两浙西路、两浙东路、江南东路地图，显示嘉定元年（1208）绍兴府八县山水，也仅收诸暨苕萝山和绍兴之会稽山，苕萝山山下浣江也一并出现。苕萝山、浣江共同构成西施故里标志物。

明崇祯年间，诸暨两任知县张夬和路迈，在苕萝山上重新修建西施祠庙。修纂的《苕萝西子志》卷首绘了苕萝山、西子祠、浣纱溪等西施、郑旦故里实景。

雍正《浙江通志》所绘“绍兴府八县图”中，诸暨苕萝山标示显著，突出西施

女子倏地便闪到他眼前，定定地站着，那一袭赤色的斜裙，猎猎如旗。她劈手拽下一只篾笼，那笼里的一双长长的触须便温顺地撩在她白白胖胖的指肚上——可惜了，老头，干吗捉这么多蟋蟀？老者便笑，极狡黠——姑娘，送你了，送你了！他极快地往前走了，他知道他遇了极娇脆的心肠，而这心肠，是不要轻易沾惹的。果然，邻居女子怔怔地看着小小篾笼，很高贵地咬着微颤的唇角。

她把篾笼挂入小屋，让蟋蟀整夜啪啪地叫，她决心煎熬自己——那么多颗爱心被摘走了，爱便要苦苦砥砺一番！这是我的猜想，贴着她的身份。

那颗夕阳走得极慢，那一披满天的云霞亦秾缛艳丽起来，且隐约有烧烤的香味儿。突然想跟夕阳较量较量，便凝视它，任那紫芒如刺。久久，眼窝便酸涩而胀痛，泪也流出滋润。竟发现：那日头并非一团浑赤，若隐若现地有一丝一丝的脉络，青青的，似蠕动——夕阳原是一团血肉，别别地淌着潜泉般的情感，它也许还会哭泣……

眼睛终于受不住，蓦然便幽闭了，周围便旋转着黑暗。

记得邻居女子第一天上班时，竟拍拍我的肩膀——老哥，咱住在一起了，不懂的您只管问。当然，绝忘不了讨教。好，好，这话说得好！我暗自称奇。

其实，女子总是爱哭泣的，为什么

故里所在。
康熙、乾隆、光绪三部《诸暨县志》在卷首有诸暨苕萝山地图，标示了苕萝山、浣江、浣纱石等西施、郑旦故里元素。

晋风唐诗兼宋韵

诸暨苕萝山、浣纱石、浣纱溪还有浓浓的晋风唐诗宋韵。

王羲之生前常在诸暨苕萝山麓、浣纱江畔游玩，是精神寄托的又一家园。王羲之所撰《诸暨帖》至今传世。“浣纱”摩崖世传为他手笔，唐宋有诗歌涉及，《越中金石记》及多本诸暨志书有载述。王羲之还有后裔在诸暨。王羲之到诸暨千溪寻找过三国方士千古的故居。陆游后来也跟着踪迹找千古、找右军，并写下《早饭千溪盖千古故宅》诗。

岁月流转到唐朝，歌颂苕萝山、西施、郑旦的诗词喷薄而来。

宋之问《浣纱篇》：“越女颜如花，越王闻浣纱……山蔽半潜匿，苕萝更蒙遮。”

李白《西施》：“西施越溪女，出自苕萝山。”

李颀：“薄暮归去来，苕萝生碧烟。”贯休：“堪叹行人不回首，前山应是苕萝山。”

鱼玄机《浣纱庙》：“吴越相谋计策多，浣纱神女已相和……只今诸暨长江畔，空有青山号苕萝。”

崔道融《西施》：“苕萝山下如花女，占得姑苏台上春。”

所列举的唐诗写到苕萝山、越溪（浣纱溪）、西施、范蠡、浣纱庙、浣纱女、诸暨等西施故里元素，诚诗史之作也。

到了宋元也不遑多让，如杜衍《题苕萝村》：“曲曲溪流隐隐村，美人微步含朝瞰。吴宫花草埋虽久，越水砧琅响尚存。”

秦观《望海潮·越州怀古》：“天际识归舟。泛五湖烟月，西子同游。茂草荒台，苕萝村冷起闲愁。”

吴莱《苕萝山》：“巧笑回头异态生，明珠论斗比犹轻。山围故堞青紫色，水涵寒滩白苕声。”

苕萝山至晚在唐代就有西子殿（浣纱庙）纪念建筑，李商隐、鱼玄机都有论及。苕萝山盛产“苕麻”，《嘉泰会稽志》卷十七专题载及：“谓诸暨有精美的苕纱，是苕萝遗俗。”

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到，纵向上，诸暨苕萝山有两千年的文字记载及地图描绘，代代不绝；横向上，有勾践从苕萝山觅得西施、郑旦史载，有西施、郑旦劳作生息印迹，有浣纱石相伴，有西子殿纪念，还有唐风宋韵呵护。文献与实物互相印证，是时、地、人、事、诗、文、图的风云际会，集聚组合。

此“苕萝”非彼“苕萝”

由于萧山临浦也有一座“苕萝山”，不少人易混淆与诸暨苕萝山的根本区别，因而须简述分辨。

首先，萧山名下有“苕萝山”在南

邻居女子就不呢？况且她都三十多岁了，尚无遇到合适的恋人，形单影只之下，应该是忧伤的啊。

久久，被夕阳灼伤的双眼，终于又看得见那夕阳了。然而，那夕阳却下山了，仅那枯瘦的山顶，尚披着淡淡的一层红。于是，满腹翻滚的，便是一股惆悵，一股股忧郁；喉头便哽噎，鼻蒂也发酸，本以为要痛快地哭一场，却没有泪。我的心便瞬间焦躁不安起来，生活得久了，竟不再会哭泣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这一刻，我好像懂了——夕晖如金，它能够医治忧伤。

午后

午觉起来，颇感沉闷，便坐在庭院的小矮凳上晒太阳。下午的太阳虽无力，但还算温暖。背脊蠕蠕地热起来，头皮亦隐隐地痒。呆呆地坐下去，懒得动一动，很舒服。

眼前正对的是一个兔笼。两只雪兔挤在一起，吃两茎榆梢上的叶子。太阳下，通红的一双小眼微微眯睡着，咀嚼得也无力；似在咀嚼，又似不曾咀嚼，一切都显得漫不经心。我突然觉得两只雪兔是显示远古的两个具象，已超出生和死的界限了。

兔笼的左侧，是一株桃，右侧则是一株柿树。

桃树的荫盖很大，枝叶簇拥，小风刮不动它。柔和的阳光照在枝叶上，也反回来很强的光。能听到光折回时窸窣的声响。一会儿，落了两片树叶，一片刚落到地上，另一片已落到它的身上，就静静地叠在一起，谁也不恼谁，都被包裹在阳光里。

柿树上结了二十一个果。但结得极不均匀。一粗壮的枝上，竟不曾结一个果，而一脉纤瘦的梢上，却对生着大大的四个果，成一种奇观。这脉树梢被坠得低低地垂下来，似顷刻便断去，正好有柄短枝柯撑上来，负重的果枝也显得平静。阳光普照在枝条上，有果枝显得心安理得，无果枝亦显得心安理得，一派安然。

远眺时，见对过墙上，攀着很高的一挂牵牛花，牵牛花沿藤开着，开满了整整一个序列。阳光下，虽缤纷耀眼，却呈无言温柔。花的阔口，非昂首奏重音，而是脉脉低垂，似柔声倾诉。这是一方好景，素日行迹匆匆，真的忽略了。在阳光下默坐，得以发现，心中不禁潮润了。

便静静地坐着，什么也不想，仅感受无言的阳光。不久，耳廓变得暖暖的，听不到周遭声响。竟觉得自己就是桃树，就是柿树，就是牵牛花，就是雪兔。心里有一个低婉的声音：你无须浮躁，无须不平，世间并未有什么失落，阳光还在。



北宋政和元年(1111)诸暨苕萝山图

谭其骧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

宋绍兴至嘉泰年间始见，距今800多年，属萧山临浦镇，“临浦”曾一度属过会稽、山阴，但从来没有属过诸暨。在唐天宝元年(742)之前，萧山分别叫余暨和永兴。在余暨和永兴名下也没有“苕萝山”，但永兴县名下有“洛思山”。

其次，历代文献都没有萧山“苕萝山”与西施、郑旦的文字记载，也没有州府级以上的地图有萧山“苕萝山”印迹，更别说“古迹”“故里”之类了。

其三，即使迟至明清四部官修《萧山县志》及1984年官修《萧山地名志》也没有把萧山“苕萝山”当胜迹，也没有说过这“苕萝山”出过西施、郑旦，而是作为一座普通山体出现。

其四，与诸暨苕萝山对照后更清楚，如诸暨苕萝山有罗山、纛萝山别名，早见于汉代记载，有西施、郑旦联袂出现，有范蠡、勾践在巫里觅得西施记述，有浣纱石、浣江、苕萝村相连。诸暨苕萝山具有的这些特定元素，萧山“苕萝山”当然不可能有，因为“此山”非“彼山”。

这迟迟后起的萧山“苕萝山”为伪名演变。萧山“苕萝乡”是南宋绍兴至嘉泰年间以“山”为名，萧山“苕萝村”是2005年将木汀徐、施家渡、屠家垭合并新取的行政村名仅仅20年时间。如果把只有800多年历史的“苕萝山”——且此山与西施、郑旦无任何文献联系，以及衍生的“苕萝乡”“苕萝村”去附会近2500年前的“西施古迹群”“文保单

■ 任美康

上海诗人余志成，有组织各类公益活动的专长，也有捕捉朋友生活特质的雅好。比方，他就发现“本任”爱吃爱喝，于是，这些年不时邀约，游历南北，让我齿颊生香，领略了不少优秀饮食。

有一回，我等随他去浙江嵊州。第一顿接风，安排在乡下。车子开到丘陵起伏的野外，山中有溪，溪旁有路，路侧有黑瓦老屋。老屋周遭，竹木繁茂，间或出没一只花猫或黄狗，探探身子又退回。近些的田边，行行桑树；远些的坡上，片片茶园。

突然觉得好眼熟，可之前从未来过呀，着实怪哉。瞬间福至心灵，想起来了——我格外喜欢的一本书，其作者纸笔流情的故乡，恰巧就在那里。此刻，那本书仿佛自动打开，闪出许多细节，重现夫子顽童时的启蒙与戏耍。

回程车上，沿着自身“心路历程”，我夸赞老余的构思。他接过话茬，却拐进乡间晚宴：“真是这样呢，农家款待的讲究，别出心裁。城里多高级的餐馆，整不出这些味道。”配合众人的迎合，我亦频频点头，但此刻心里，唯有那位作者、那部书。

转天吃罢早饭，老余仍带我们登车，爬上城西高地，进入一片江南园林建筑群。大门左右，高悬两块招牌，一是“越剧艺术学校”，一是“越剧博物馆”。一校一馆，均属嵊州“地方”管辖。前者姣女俊郎云集，为华夏唯一的越剧人才摇篮；后者稀世之珍如山，系全国越剧艺术资料最为完备的宝库。

一群来客中，多数像我，对越剧见识甚少。等到坐下来，观赏了孩子们的折子戏，然后走起来，造访了博物馆间展室。因为有了袁雪芬，因为有了王文娟，因为有了张茵，众人豁然贯通，晓得了越剧的惊艳，就在于拥有一位位风华绝代的名伶。

不消说，回程属于余志成的幸福时光，两只耳朵，盛满了表扬。大家全是真心，听不出谁在顺水推舟。此刻的老余，依旧素来风致，“呵呵”地笑着，谦逊而又自豪。

回想多次活动的开幕式（似乎从无闭幕式），老余都是当仁不让的男主

去草原

■ 宁白

呼伦贝尔草原，仍有浅浅的绿草铺展着，直至天边。当地人说，这世界真的是变暖了。

从车窗的右侧看去，远远的山上，一片金色闪光，那是阳光下树叶的颜色，山坡下或聚或散的羊，列成长长的队伍，缓慢移动。靠公路最近的，有两位牧羊人。

让司机停车，快步闯进草原、羊群的画境里。

两位牧羊人是一对五十来岁的夫妻，脸庞黝黑，两人穿上了黑与灰的羽绒服，妻子的绿色头巾，衬出脸上的红光。男人横坐在电瓶车座位上，女人拎了铁桶来回忙着，那只黑白相间的牧羊犬，抬头温和地看着我这个陌生人。

我走近，男人站了起来，憨厚地笑对着我。我笑着和他搭话：“今天暖和，草场还绿着，羊有的吃了。”

“草都割完了，今儿是最后一天，羊得赶回圈里了。”

“那么多羊，有多少头？都是你的吗？”

他和我聊开了，这群羊有一千多头，他是给羊主人打工的。主人每月给他们夫妻俩7500元，不多，也够花了，和在黑龙江老家打工差不多。

“那你为啥上草原来呢？这儿生活条件还不如你老家。”

“这多好啊！”他右手比划着草原，“草场大，天也大，在这儿，烦心事全没了。人得找个能宽心的地方过日子啊。”

“这里，就你和老婆俩，你们成这草原的主人了。”

“啥主人啊！你们过来玩啥呢？还不就是看看草原的大，心胸会大点吗？”他嘿嘿笑着，透着点讥讽的意味。

他老婆走了过来。我想给夫妻俩拍张照。老婆说：“我这样的，拍出来不好看。”有点害羞起来。我说：“你只要放开着笑，准保好看。”

她真咧开嘴笑了，露出两排牙齿，眼睛都眯小了。心里畅快着，才会透出这样的笑。

镜头里，澄碧的蓝天、辽远的草原、默默行走的羊群是背景，夫妻俩笑着靠近了电瓶车，牧羊犬匍匐在草地上。一幅漂亮的草原牧羊图。

回到车上，司机小王又播放起草原的歌，一首又一首。歌声动情，长调悠远。车在草原中行驶，没有尽头。

持。女搭档则一回一换，个个绰约多姿，有次竟是一位金发女郎。看来老余真是老手，自己帅气，更谓妹子衬托之妙。

老余钟爱锦上添花，快乐总从骨子里冒出来。故而，他常将貌似严肃的活动，张罗得七颠八倒，再调理出欢声笑语。有回颁奖，幸运的男女作者，一轮一轮领奖刚完，他突然宣布，让我上台，做一等奖散文的讲评。这之前，他从未打过招呼，我则连文章都未读过。念及他可能是好意，以突袭方式，锻炼愚兄的应变；也可能含着歹意，借老迈之徒的窘迫，来扩展现场欢乐。我没做挣扎，仓促从命。最终场面皆大欢喜，证明这个临时集体，彼此配合，都是实力派，没有猪队友。

老余有个癖好，站上台，两只鞋底立刻高低不平，身体随之摇摆起来。晃动中的他，会将来宾名单，创见性地信口说来。真实姓名之后，职务、职称，往往正变副，副变正，甚或无中生有，即任命一个莫须有的席位。却又常常错得听众心领神会，引爆抚掌大笑。类似对常规秩序的干扰，当然无甚大碍。老余成天穿针引线的“活动”，本身就离游戏不远，无非套上了“风雅”的马甲。

谁能想到，大而化之的余志成，原本是位著书立说的书生，已撰写、编纂多类著述七十余部。前些天，发来他最新书稿《智者镜像录》，嘱我阅读，然后写序。我对老余说：“可以写几句话，但与你大作的内容无关，因我懒于读书，早已荒废开卷有益。”老余听出我的诚意与固执，亦不勉强，允准了我的请求。

其实，先于涂抹上边几段废话，我已逐页翻过老余的书稿。这是一部记叙人物的书。作者目光所及，皆非等闲之辈，诸如政界要员、商贾巨子、艺苑奇人、文圈才俊。由栋梁之材组合而成的角色长廊，每个人的世界，都无比清澈、坚定，叫人觉出人生的华丽。

为人处事，我时有遗憾。比如性格冒失，乃自己大半生的底色，便常用谨言慎行，以作补救的配色。这回临到动笔，特地致电老余：“你书中所涉人物，眼下有马失前蹄的吗？”

电话那头，沪语脱口而出：“呸没。”

这夫妻俩离别故土，独行草原，是草原能让人把烦恼抛向天边去？还是人的本性使然，喜欢这不受打扰的辽阔无际？

我想起了一位在乌兰布统草原上见到的牧羊女。

那天，我们租了三辆吉普车，三个年轻的司机在茫茫大草原上撒开了野。纵横狂奔，还飙起了S形线路，我们东晃西歪，叫着、笑着，释放的狂野，只有天看到。

在白桦树林里野餐后，一群人去了不远处的一个古代遗迹，我一个人坐在树荫下，看着草原发呆。

远远的，看到一群羊慢慢悠悠过来。羊群后，跟着一个姑娘，矮个，微胖，穿一件浅色小花上衣。她也看到了我。杳无人烟，突然走过一个人来，自然就走近搭话。

“姑娘，你这是赶羊回家？”

“嗯。你是来玩的吧。”她说着，停步下来。

“看你穿得干净、漂亮，不像本地人。”

小姑娘真诚直爽，告诉我，她是河北廊坊农村的，第一次来内蒙古走亲戚。她妈让她去看看有一个远房的男孩，是不是喜欢。在亲戚家没事，帮着放几天羊。

“喜欢上那个男孩了吗？”

“还没想好。但我喜欢这一片大草原，蓝天白云，无边无涯，人在草原上，好安静。觉得自己很小。”她可能是喜欢上了男孩，草原变得更美了；或者是第一次看到草原，那种无限广阔的气势，让她对男孩有了更多的想象。我觉得，此时，草原正进入她的情怀。

那一小群羊，已经走远了。她并不着急离开，说：“它们知道回家的路。”我说：“你和草原有缘。”她说：“我喜欢绿得望不到边的地方，开阔舒畅。”说完，走了。背影轻快。

看着她远去的背影，我倏然想起，当年知青下乡时，学校里那些去内蒙古草原插队的同学，临行前，与家人相拥而泣的情景。我说不清，此时为什么会跳出这个画面。

车窗外，依然是绵延的草场，草垛散落，远处，水波闪亮的小河蜿蜒流淌。车厢里放的歌，还是草原的。歌的画面就在窗外。

流经呼伦贝尔草原的额尔古纳河，已经离我们不远了……